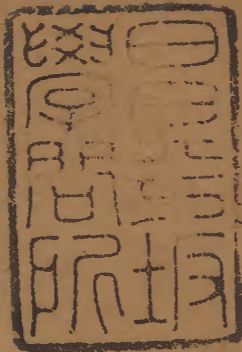


黄勉齋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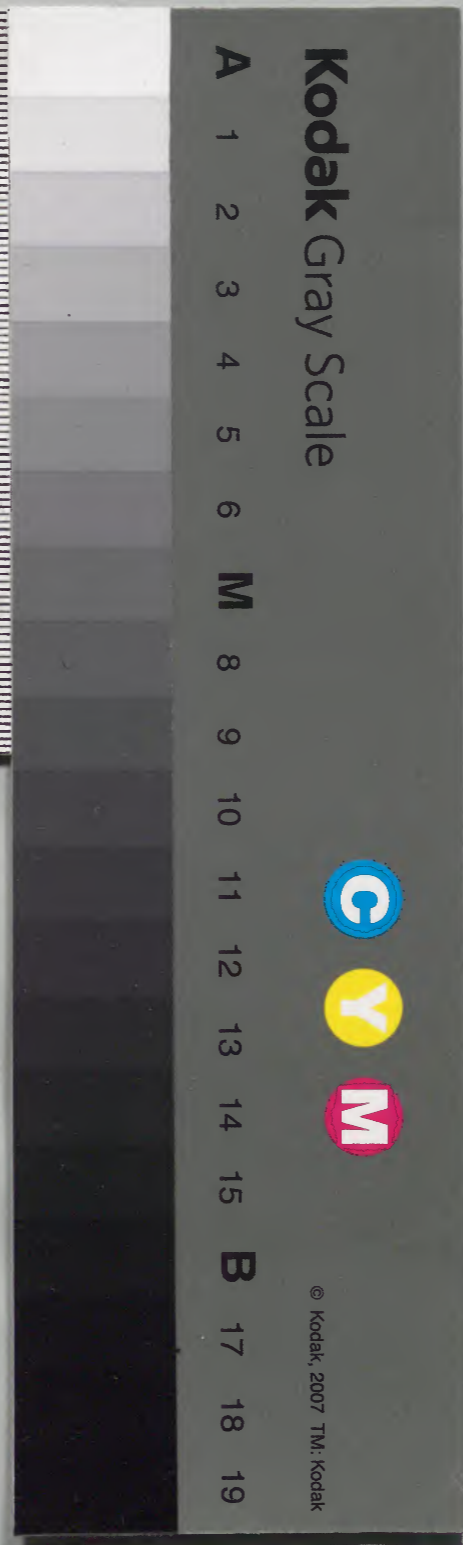


		九	漢
	一四	三	書
	一〇	九	門
一四	四	二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九	漢	
函	四	書	
九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25)		
函號	299	47	

理學全書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平和汪奇猷嘉仲

全校



李貫之兵部

淺草文庫

豈弟慈祥之政撫摩凋弊之郡使幽隱無聊之民各得其
所世之鄙薄儒生者閉口不敢吐氣吾道之大幸也排去
貪守明辨是非皆非敢望於今之人昨在湖北見為監司
自號剛直者坐視列郡之無狀噤不敢發一語然後知吾
人若非見理明利害輕者終是低回顧望不快人意求百

姓之受惠難矣大抵小人爲非固可惡吾人以善類自名而胸中全是利害者尤可惡所以使吾道爲世所鄙薄者皆斯人爲之也得尊兄在東南不惟前賢道學之緒得所託而政事氣節遂爲一世儀表亦國家宗社之福也榦投老山林竊自增氣不知手舞而足蹈也榦歸建安寓居整整四月矣向來數椽二十年前所置容膝之地初亦甚安今孳累數倍於前不足以容居旋於舊居之後架小堂方不過二三丈以爲送老之計坐是亦頗擾擾更旬日亦可休息一意杜門觀書矣朋友數人皆欲秋試後相訪亦可相與切磋義理非講習扣擊終是不分明也近於鄉間取

得所修祭禮來幸無去失併喪禮皆可入禮書類中然亦尚欠修整當官固以無暇觀書爲恨閒居又以無筆吏抄寫爲撓因閱故書中得慶元三年朱先生所書編禮人姓名爲之感慨益思是書之不可不蚤定也然亦須朋友二人來方可叅訂味道子洪皆有志於此者獨恨道遠難相屈致榦亦無力遠出不能携書以就朋友觀先師晚年於此極倦倦殊使人爲之不安也若得契兄持節入閩有以資朋友之來則不但是書之可續耳決去就雖甚力朝廷顧惜事體亦豈遽從所請若如來教所云且留九江榦亦當齋糧爲數月承教之歛也向來從學之士今凋零殆

盡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
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
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大約不過此數人而
已年來得尊兄并太府陳寺丞相與接續尤覺此道之不
孤若且得留東南數年吾道之大幸也世事難言尤非閑
退之人所宜只得此道大明人物輩出清議所在彼自無
所容其喙亦且有所畏縮顧忌或革面以從善也吾人所
能致力者止此而已最是廉恥道喪風俗波蕩畧無羞惡
之心但知貪利嗜進吾輩中非卓然有特見者未有不爲
之移惑以喪其所守也來教所謂激成黨錮之禍者決不

至此此誠至論也東漢黨人便是孔子所謂狂者使有聖
人爲之依歸皆是游夏向上人物今豈敢望此哉四十萬
人齊解甲矣安得相與爲黨而激成其禍哉榦嘗記得在
先師侍側偶因舉孔孟出處去就不同處以爲問蓋亦疑
先師當有不屑就之意先師答云某只見得志士不忘在
溝壑一句分明當時亦未甚曉解近日思之委是至當之
論若不如此不是真丈夫也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
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
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
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

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
嘗無善類哉若使是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
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
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榦閑居甚適嗽疾亦爲小害諸
子亦次第皆能撰飯喫不相累矣若有祠祿亦稍可支吾
若無祠祿諸子亦可做書會以養衰老也池陽相去遠若
移節在閩或江西亦卽走承教也所答胡伯量鬼神等說
今以所說鬼神大意錄去是否幸見教

春間過康廬胡伯量出示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見味
道兄所答詞甚精甚巧尊兄從而是之伯量又爲之敷衍
其說然愚見終不敢以爲然也此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
祀之頃雖是聚已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
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尚在亦如何便湊合得
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已之
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
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
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
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宗之精
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
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旣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

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調聲爲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調聲爲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

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已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此等事直須大着心胸平看聖賢議論庶乎其可通矣鄙見如此更望見教

按行屬郡具得吏治民情之大要酌其利害而罷行之此使者大務也今從仕亦只得如此若欲百姓真得蘇醒非大有所更張不可也亦竊歎保正戶長之爲民害保正合管煙火盜賊此大綱法度如此若真有剽劫及走失凶身豈可責之保正當巡尉任其責而寬保正則保正不難爲矣戶長自可不差人戶租賦自合輸官官立期限有不輸

者追而治之則人自輸矣又何必戶長哉此皆徒爲紛擾以困中產之家也此事難言今之爲政只是循習無所作爲則爲良吏小有更張則人以爲駭更不思義理當如何耳大旱如此真有可慮目今米價已騰踊直至來歲秋成方有可望歲月長遠誠可憂懼未有奇策聖主憂勤見之施行者每伏讀之令人感涕求言之詔固臣子所當竭盡淺言之則無益深言之則復蹈何生之轍是乃所以箝天下之口也李舍人之去尤可驚駭自古規模如此者多矣覆轍可鑒何苦而復襲其跡耶契兄當一路之寄常平揀荒之職誠是難事只得每郡擇一二賢吏而委任之申請

朝廷多求金錢散遣僚屬於豐熟州郡廣行收糴以爲備他未有奇策也郭生之除此亦常事其人善結託諸公嘗以邊郡薦之渠亦此以自詭淮西李帥嘗按之旣不可令去遂令其來湖北想到此便以郡除又豈爲榦一人而使朝廷皆不除用人才耶正不須以此引嫌也但榦之來此便已立定規模只住半年便爲去計此月半已得半年矣更數日後便遣人引疾丐祠蓋實是衰老自覺前路無多日月只得乞骸骨歸故山初不以彼而去就也但前此常建築城之議蔡吳二公皆贊其謀且捐金以助其役遣人到中都已兩月未得報亦欲未報下之前先爲丐祠之請

萬一築城之議已下又須展兩月却陳乞也更俟數日看如何彼不足道也語錄切不可刪只得全寫便有重複亦無奈何若客所費則不若勿為若病重複則不如勿刊也南康有兩三朋友在此又搜尋得數家更俟商量專人拜納并序語納去也

答林季亨書

翰承書忽聞公度六三哥有母夫人之喪傷悼無已適以通行未及趨慰徒深負愧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為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是見得以薄道事其親乃所以為不孝以先王之禮

事其親孝莫大焉便自然胸中無疑喪服不能盡如古餘親齊只得用麻布頭巾及麻布涼衫足矣助喪之人無服則只用白絹涼衫若有服則各如其服之輕重此更自斟酌但六二哥六三哥體怯弱遭此大禍實難堪處季亨諸兄更朝夕與之相伴勉令毋至過毀乃幸六二哥六三哥兩日來所處如何稍能支吾否心甚念之恨行速不得一往慰之也告為致意向民遺訓附往生平所聞於師友可以終身行之者只是獨立不懼四字願與朋友共之也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則如曰樣則且如

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爲飾此是文如下不敢僭上諸侯當用九章則安用十二章則不安此是天理自然處又如人裹頭巾着衣服之類此是文處若不裹不着則不得此是天理處如冠如昏此是人事若冠禮裏面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元子冠禮則當如何婚禮則當如何嫡子則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處則如曰恰好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是偏言心之德是專言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

答林子至書

惠書具知近况之詳役事爲之悵然年來州縣例是不應百姓無措身之地並緣軍期之名以爲封殖計所在皆然榦晚景冒昧一出誠不忍百姓之被害不避仇怨而與之爭自度決不能勝脫身遠避便雖獲譴亦所甘心故聞此等科擾事雖在畎畝猶不能不戚然也還家四十餘日但求安靜以度餘生然城郭人事亦不能免只得隨分應酬耳且夕須到箕山恐可求見也

承誨字喜聆役事已休深可贊慶當官者無復安富恤民之意令人太息榦老矣歸來亦欲溫舊書以度餘年精力疲甚未能如所志江左自有管夷吾政可自逸也推之者

固多阻之者亦力太虛浮雲俱不足爲輕重也令似字序
納去殊愧草草

榦投老歸來引疾丐閑圖晚歲與知舊往來山谷間以終
餘年朝家不貰起以大郡進退政自難處已遣人力告廟
堂以必得閑爲期二月半間此事可決也春事向暖須至
箕山爲旬日之留恐可奉屈求款晤言也

答鄭子立書

榦至愚無所容於世年旣踰冠始獲從先生長者遊又不
能刻意勵行因循怠惰卒無所成足下以鄉閭之秀年少
氣銳乃以可畏之資下問於不足畏之人不惟自愧其冒

過情之譽而亦竊歎足下擇交之不審也然嘗聞之師友
以爲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
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
以爲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拂迷而不自理吁其
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
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爲此而吾徒生
而蒙父兄之訓長而聞師友之論其所當汲汲用力者捨
此宜無大者焉致知之要存養之方語孟六籍與夫周程
張子發之於先數十年間二三大儒又從而推明其說足
下固熟聞之矣講其所可疑而行其所可知如馳堅車以

志於趙燕之郊苟不至不止也惟足下勉焉僕固將有賴焉耳若夫竊無實之名以妄自尊大僕方以是自恐足下又從而重困之則非僕之所敢承也

答鄭子羽書

榦嘗竊自念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歟榦也資性褊狹少不自量出而從先生長者遊雖足以粗聞聖賢之緒論及其退而處於鄉閭則猶抑鬱而無與語在已無所資於人而在人無所益於已凜

然懼初志之不就者有年於此矣一二年間天啓其衷多聞直諒之益不待取之四方而坐得於閭里之秀善而或予告也過而或予箴也義理之辯蚤思之不待莫而質焉可也莫思之不待越宿而質焉可也豈比夫側居僻處而動離索之嘆者哉足下吾鄉之秀不遠數百里求同志而與之處又不以僕爲陋而辱顧焉年少而才俊志篤而業修此固僕之所感嘆於人物之盛而資以爲輔仁之益者也天理之難明而人欲之易肆懦志之不作而歲月之不可留也僕誠深懼焉惟足下勉之以輔吾之志則幸矣過情無實之稱非所取也足下亮之榦多事如昨朋友相處

亦如故但亦無甚講論雖其志意之不立亦淺陋無以發之也得如子羽孜孜不怠者朝夕相與處焉則所益多矣承諭爲學曲折甚善且如此用功令趨向堅定久之自然得力或謂不可太拘滯須是放開者皆誤人之論也僕嘗折肱焉不敢不以告也大抵爲學是終身事須是大着心胸不可迫切然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心志凝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顛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且晝所爲主一無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敬字只是此心肅然不敢輕動之謂何由反以動其心乎

與吳伯豐書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嘆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皙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却是樂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皙意旨恐不相似榦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政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稿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

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教此書今見晦菴集中萬正淳錄以呈晦菴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說却是作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注誠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答王幼觀

榦碌碌如昨初以為貧勉強從事諸公誤以為可用遂推挽至此然非其本心也生平所聞於師友者皆無與講習有負初心朝夕悚懼更兩三月即為丐歸之謀若得退處山樊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契兄生平刻苦問老來尚未

免聚徒亦庶不易以道自安

一本云而貧亦士之常也

叔仲生平力學

識敏而氣銳一別七八年遂為古人殊可傷悼想閭里間失此人亦復蕭索榦與之情最厚行狀之責故不敢辭但有少曲折已與其令嗣言之矣契兄更為之議榦老來但覺每事就實意味深長虛文浮詞無益於事近日大治萬正純之子亦以此相囑亦以是告之矣先師行狀乃是初本殊未成次第不知何人便輒傳出此事自非不肖所當為但以敬之見囑又其間有不敢不記者更俟一二年學業稍進方敢下筆也承示近作皆至當之論啓發多矣目昏作字不謹更幸亮之

答董叔重子之書

先丈縣尉棄世又將小祥念之悲愴想追慕未易爲懷承諭行狀敢不敬承榦於先丈同師同庚相與最親且厚亦誠不敢自外但所錄太泛如督運之類皆是舉措之差當隱而不當書又每見人家紀述其先世之事實連篇累牘徒以爲美觀而無益於傳遠古人諡法節以一惠惟其簡要而後人信之孔門顏曾亦何嘗有許多說話而後人信其爲賢者哉先丈從師力學人所共知契兄人子之心自不能已第以此屬於人則似太煩而無益莫若便託有德有言之士撰一墓銘擇一二事之最著者書之便足以名

世不必如此其繁冗也若以治命之故不欲屬他人亦當勉爲下筆以塞責不必專人但以書託池陽李倉邇來可也或徑託李倉爲之亦可今倉雖不曾識先丈亦嘗通書矣更與幼觀王丈議之榦衰晚日思歸休之計諸况皆不足言更冀抑節以畢大事

與陳子華書

韓

歸來數得欸語但亦彼此忙迫至今懷仰尊丈叅議之任已滿未有差除費用旣廣何以爲策且得曲意奉承爲佳榦到此五日卽聞浮光之警此亦勢所必至但亦不知如是之速耳今已退矣但吾之所以處此誠未有可恃也安

慶無城壁到此便措置邦人甚幸捐助竹木及米者紛然
度費六七十萬緡此間所有僅十分之二至感至感榦聞
執事之盛名非一日不自意乃得并合深慰生平傾仰之
私世道益衰人物零落得一賢者忻然慕之真不啻景星
鳳皇也舉世滔滔病在於古人行事非今人所可爲遂
甘心沒溺但欲合今人而遂已至於苟賤無恥而得富貴
則揚揚自得以爲其說之勝百年之間醉生夢死計其所
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事非難爲也因言以求其心卽
事以求其迹克積涵養斃而後已則亦何事之不可爲哉
窮通利達自非吾人所當計校况又實有命焉而非死或

歸鄉聽教誨也鄭成叔不及奉書煩致意或以此書呈似
之與作書等也浮光一敗雖殺傷相當吾之所失者亦是
三千人及一二頭首制帥所用多少後喜功名豈細事耶

復王幼學書 伯大

榦衰病之蹤不足齒卹去冬臘月祠秩當滿便當上謝事
之請偶蒙朝廷記憶畀以州麾自知州郡非養病之地力
辭不獲命君恩深重難以孤其生成之意辭郡丐祠亦以
爲免死之計幸而得請實出望外原其所自無非遊談之
助三已申朝廷無錢米邊事如此決未肯應副只得大膽
便做無錢又旋撰應在那錢米不問已申未申一切事使

黃兔齋集 卷之四
得罪而去無可奈何秋冬間可畢事邦人便有可恃老夫亦可丐歸矣安慶實無財賦全靠牙契通老丈當軍興之後交易頗多遂頗富貴不應以二十萬獻之朝廷至今遂將安慶作富郡科敷抑配百姓受害皆通老爲之也到此只得汲汲寬百姓喬漕欲起四萬夫運糧至安豐只得力拒之只免此一役吾地之民已歡舞矣到此却甚健口飲十餘杯度尚未人力之所能爲也榦稟資甚庸涉道甚淺獨以蚤年侍晦翁杖履之日久聞其言論觀其舉措者差熟投閑待盡亦不過以其所聞見者常常諷道之以庶幾不失其初心耳自先師夢奠以來舉世佺佺既莫知其所

歸向來從遊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恠之徒敢於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子盡歿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抵家兩年門無轍迹去秋乃得盛族一二人象祖與焉不避勞苦刻意講習他亦有一二後生皆可望者私竊自喜以爲儻得十數人者講之精行之果皆如干將鑊鏑則立之而足以擁衛吾道使外邪不能犯用之而邪說詖行肝碎胆裂庶幾日月之明猶未至於浮雲之點翳也但身旣衰病學又淺陋恐不足以召致而激發之耳尚幸

有以教之也

復鄒俊甫書

翰壬申之夏偶獲邂逅甚慰夙昔鄉仰之懷第以行役匆
匆不及款語而別每思賢德再見亡從徒切悃仰忽辱台
翰縷縷尤認眷予之意所謂截斷衆流一句乃是吾人立
身第一義此處拖泥帶水則其他千言萬語皆是空談但
世之不墮在此坑穽中者能幾人哉吾輩但有自勉而已
餘老矣無以糊其口尚此竊祿荒陋之邦無可與語安得
瞻望誨色慰此拳拳耶便中更幸數賜教藥世道益衰人
物可歎區區鄙懷更望益勉所學益勵所守外此亦未有

可言者

復王主簿

便中兩辱書誨感感知遂從提舉李兄游深以爲喜然不
喜足下之得爲屬乃深喜得親師友講道誼以廣見聞也
人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舉世昏昏
莫知學問之方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虛言以欺人而實自
欺仙鄉諸長上爲尤甚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而後生
爲其所惑甚可憐也今乃得與李兄游又味道亦是鄉人
更宜朝夕相親有疑則扣不得不止異日見得端的方知
鄙言之不妄也不可只以公事虛度歲月誠可惜也一旱

青苑齋集 卷之四
如此事甚可憂衰晚不才且夕卽上歸休之請若遂所欲
或又可拜見也莊生行遣如此之嚴亦去一大姦當塗之
幸也

復黃會卿

榦衰晚如常無足道者更數月則當挂冠矣近思此身不
欲爲後人之累去城四十里入深山中得一埋骨之所方
遣學生蕞茸數椽架小樓樓成卽移居其中以待盡耳去
鄉井二十年歸來朋友凋零晚輩難與語獨二三朋友來
自遠方者差能任道甚矣吾道之益孤一二年來於中庸
之旨玩之殊有味此乃子思子於其家學中備見本末源

流作爲此書盡發聖賢底蘊雖非初學所能盡曉而亦初
學所不可不知始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智仁勇之三德
終之以誠之一字戒懼謹獨不待勉強不假思索只是一
念之間此意便在初學豈可不以孜孜奉持則天之所以
予我者便已渾然在此矣然後加講學力行之功以盡其
所謂智仁勇者則理之渾然者又燦然各有着落而無毫
釐之差矣於是又進其所謂誠者亦不過講學力行而實
用其力焉則天理流行無少間斷矣今但曰講學而不先
之以戒懼不終之以力行而誠心不加焉則恐亦未免墮
於口耳之習若但曰躬行而智識之不通則恐亦未爲得

也是則學者之所不可不加之意也試與朋友商確之

復黃清卿

榦衰病如常無足言者倦遊本圖閒靜然亦未免塵俗之
擾得觀書策之日亦少朋友往來亦不為無人而知學者
亦難得近方謀為山居之計更兩三月當就緒來教深以
學者或溺心淺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
陽雜揉氣質萬端自生民以來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
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磋矯其偏而
歸之正不可便生厭惡若以二者為非而別求方法則恐
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讀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

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俛焉孳孳學問之道
如此而已榦深思一出聽朋友之教而無繇且老來力乏
亦非可以遠出徒有瞻企而已

復薛希賢書 師邵撫州人

人心蒙蔽理義難明足下超然獨得雖精微曲折未見所
造之淺深而大意已非流輩所可及矣來教云云亦皆非
蹈襲語皆自胸中流出良深歎服近嘗論曾氏父子皆也
自上達而有所見參也自下學而有所得要之升高自下
陟遐自邇不可以無其序也聖賢門戶廣大而精微高明
而中庸得其大旨而毫釐之不審是猶屋外觀屋固見其

巍然大矣而門庭堂奧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奧精辯而實履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潭潭翼翼者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間矣惟足下少抑高明之見俯循學問之實以聖賢不明爲已憂毋以吾心所見爲已足則朋友之望也里中朋友極難得夢寐未嘗不在靈谷擬峴之間也

答余瞻之

翰奉親幸安不足勤齒卹杜門閒居但定力不足已不能不爲今學所撓平日守定師友尚無向進若又分之以雜學况未可知獨有隨事檢點以庶幾寡過而未能耳西齋

親友相聚之樂徒深健羨憂深倘能撥置以尋雪峯之約或可一觀盛集也但自家兄已赴清湘復不無家翰之撓七家兄多往外家且多病以是出入更不能預料若家兄少瘡一二日之勞所不憚也擇之五一哥聞五月亦嘗入城更不蒙見訪何也翰固不敢屈長者但城中廣濶復不能探伺以圖走見以是益怏怏吾人相聚動一二年或十數年僅得一二交臂而失令人怏然不曉所謂也有寺簿一書并翰亦作一書便中煩蚤達之幸甚比收先生四月十三日書爲况甚適但云賑濟無效丐歸甚力不知果遂否恐欲知之浙間二麥亦不全好重以疾疫目下日色可

畏一日之熱比尋常三五日近郊之田已龜拆瀕海者已絕望矣不知他處何如若大率皆然則甚可慮也幹迫親養未能絕意場屋但覺力綿途遠若不能擺脫終是悠悠日來稍親世務惡人意處頗多惟有退步一着自作本分事業意味頗長也因書有可警誨者幸毋惜

幹侍旁苟安不足動齒卹去良友日久舊學益荒落矣來春擬過藍田尋舊約爲屏山之行比收先生書又爲會稽行道遠力綿行止殊未能決更俟後報如何得彥忠兄書云奏事之請不遂卽不果去若先生歸屏山當遂前約否則又未知見時也杜門獨學近亦得數朋友但不得數數

相聚如與兄在茅舍中耳擇之丈歸未有動靜否擴之兄爲况如何偶寓先墳未及拜二兄書會次煩致鄉仰意廬陵書信遞去良久旦夕雖有回汛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爲廬陵人未可知也或問草嘗收下十卷上數卷多脫誤後便附去書籍並在家中此价速行未及納去淵源錄尚未及寫紙蒙惠甚感但本託致少許遂爾相溷爲愧幹山居旬餘頗有清樂去兄亦不遠恨不能卽欵聚也

比收先生書云看書一過頗有省發因得讀書決云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玩味切已省察敬錄呈

陳士直字彥忠

閩清蓋平里人許子春
字景陽泉州同安人

復饒伯輿 魯饒州餘干人

幹諸况如常杜門讀書所恨者朋友可與講習者難其人耳病軀支離度不可復求友於四方來諭爲學之方語意極端正精實近亦頗覺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

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則雖曰學者之衆而適足以爲吾道之累也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戒懼以致夫中者居敬之謂也謹獨以致乎和者集義之謂也致中和豈非檢點身心之謂乎

黃勉齋集 卷之四
三
正誼堂
智求知夫此者也仁行夫此者也勇勉夫此者也亦不過求所以致夫中和者也如此而加之以誠則真知實行而其勇不可及矣故學者立心便當以持養省察為主至於講學窮理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義愈精矣不以持養省察為主而曰吾惟講學窮理者皆務外者也來諭以義以方外為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似便以是為格物致知之事竊嘗謂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功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存於內者無不直義是省察此心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檢點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曉事物道理其主意

不同不可合而言之也又謂貞者萬殊之所以一本元者一本之所以萬殊如此則亨利兩字又當頓在何處一本萬殊四字朱先生於一貫處言之以其一故曰一本以其貫故曰萬殊一以貫之以此之一貫彼之萬故忠為一本恕為萬殊也今欲以四德言之則利當為一之始貞當為一之終元當為萬之始亨當為萬之終自亨而利則由萬而趨於一至於貞則成夫一也自貞而元則由一而趨夫萬至於亨則成夫萬也似此方始無病此又窮理之不可不察也大抵講學命詞易得有差治報草草未能無病恐有所疑往復為幸要之朋友篤實用功實難其人惟契兄

勉之吾道之望也

承聞教授間里向道日篤不勝敬歎翰承晤之日淺每見明父極談操履純篤趨向堅正未嘗不矯首興懷恨不得朝夕奉從容也先師棄諸生微言不絕者如綫向來從遊之士本無以身殉道之志一旦失所畏慕則汨沒於利欲海中鮮有能自拔者後來者習聞其說亦未有卓然興起者故所望於師魯明父者不啻饑渴也承諭以讀春秋大義頃見朱先生亦然以爲全無意義只是直書則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聖人之微意者若如後世諸儒之說則又失之穿鑿太甚先生每戒諸生以未須留意蓋以爲非理

明義精不足以與此也西銘之說其大意固是如此但自民吾同胞顛連無告亦不可但以爲見其爲天之子自人及物各盡其愛自上及下各得其宜是仁之道而天理之當然也又豈特于時保之以後方爲樂天畏天哉五行之說亦多未曉生之序行之序頃亦欲作一樣說後思之恐不然生則先水火而後木金行則先水木而後火金恐是不易之論所畫圖亦恐不然不若且祖前輩之說未安者且置之也此間絕難得朋友近亦有五七人肯向學未知久久如何也翰老且病近亦謀山居庶得安靜不復有四方之志亦未有承教之日也

榦諸况如常無足道者明父能具言之明父兄此來說足
下之賢不容口明父志氣高邁非妄許人者以是深恨相
知之不深也朱先生一生辛苦盡取洙泗濂洛之學爲之
解剝而發明之如大明之中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
者不知存養之爲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各守
一偏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將乖微言之將
絕也足下與明父當任此責使先生之道將微而復振莫
大之幸也榦老且病雖志學之心益苦而氣不足以配其
志徒自嘆矣惟以勉旃爲禱

榦舊苦痰嗽今夏於小腹之右氣滯成癖遇嗽痛掣至今

未愈終日塊坐雖讀書之志甚切而精力已不逮矣潮陽
之命亦以老病不容不辭再上之章適值都城失火至今
未下然決不敢復出矣此間今歲卻有朋友數人相講切
其間亦有一二可望乃知向日朋友講習不甚切痛以至
後來多不得力須是切已用工若只是辨論辭章恐終不
濟事也此事甚長恨不得一見相與極論也

復趙立夫

榦伏承別紙之諭以讀禮之暇不廢講學此正立身行道
以顯揚其親之大務顧榦何足以知之然自老來閒居益
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爲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與

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間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斃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為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其間曲折詳密則未能詳布亦與朋友熟講而力行之耳伏承下問之勤不敢不告僭帥皇恐尚冀亮之

復林自知

承下問以心無據依頃於石門與賢者語經旬月每見記誦甚富輒以不是見答似未以鄙見為然今乃知其無所

據依此足見高明進德之驗吾道不明且數千年程張始闡其端晦菴先生為之大振厥緒今此書此語滿天下然無所據依之病豈惟自知為然蓋有同堂合席終日問酬退而茫然者多矣僕固不肯竊誠痛之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不違曾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源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稟受察諸日用之流行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不可須臾離者人心據依試以是求之蓋有所謂躍如而不能自己者矣自知資甚敏見甚高然察末而不求其本見表而不由諸裏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乍生乍滅

乍長乍歇校之世俗之流蕩汨沒則相去遠矣然師門寂寥微言將絕朋友之所望於自知者則不但若是而已幹嶽祠必可得自是歸老武夷以卒所學自知抱所有以遊於今之世未必能有所合若能卜鄰於武夷之下相與切磋以張斯道則僕死無憾矣漢卿丈歸試商確之却以見教也

與張敬父書

元簡

自契兄之行所與往來者趙司直一人耳契兄逐逐里巷間人固知其賢而未知其所以賢也善觀人者要當知其大者人豈易知哉以故僕之所望於執事誠不敢以流輩

並也然鄉間風氣淺薄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道德之可貴曷嘗有一人終日憊然常有不足之意慨然常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終其身爲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殊不足道稍足以異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識者視之政可一笑只此意思隔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區區之愚更望契兄於公事之暇掩關靜坐常以舜何人予何人自省便如適遠鄉而思見父兄更以聖賢經訓深自玩繹不宜虛過歲月今年只是這人明年亦只是這人也又看自古聖賢到處是如何今吾之所有處是如何相去

幾千萬倍方知平生所有皆不足道以此自省深沉靜然
異日結裹爲世間第一流此區區之至望也無由面言未
知是否亦足見拳拳愛望之切

四郎來聞爲况之詳武伯至又承惠書感感但四郎具言
體候不安之狀殊令人慮榦生平所在守官不顧身命其
所管幹之事全不是緊要只是見世人全不肯理會故心
下不平須要理會今思之全不濟事然榦素貧賤耐辛苦
故亦不覺其勞便遭大病如嘔血數升亦能保全至七十
歲也今左右本是膏粱只是天資高脫去世俗之鄙習然
肌體重大不耐勞亦復不顧辛苦大恐非所宜也但做得

一尉十分稱職亦濟得甚事榦之所深慮者歸鄉兩年有
餘徧閱朋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語者李隨父陳儀父
耳其他難言也然陳李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
與相識言且煩於鄉里尋箇張敬夫樣人則久而無對非
敢爲諂也實是無第二人然亦天資高耳人之難得如此
又豈可輕試於一尉耶更宜千萬謹重此皆非隔上語也
榦已得予祠之命父兄之爲子弟謀不過如之自此可以
無饑矣春夏間晴和或可約朋友相會於滄峽之間若非
官路只是隔溪有小寺相聚三五日亦佳却旋謀之也宋
某者人品之最賤者頃在臨川渠來相見不知其人姑收

黃勉齋集 卷之四 三十一 正言堂
接之記得許多言語便每書來求薦於鄉之守令後聞其
持此以徧謁諸路使者此人之最無恥者也若此等人又
復收拾之則吾之符水亦不靈矣但當斥絕之庶使堅苦
向學不求名利者氣亦有所伸也左右乃以爲賢姊夫之
薦爲重必欲周旋之使賢姊夫薦一盜跖亦復周旋之耶
人心不正大類如此可歎也此人視盜跖亦恐無異也公
晦禮書已寫畢更俟月末楊志仁來卽附去

復李隨甫書 晦

伏承示及論語疑義觀左右之用心可謂甚苦學世方汨
沒於課試之文乃能留意於聖賢之書而又思索精勤雖

未能盡合聖賢之本意然亦豈鹵莽於學者所能及未及
識面便承寵教不勝敬歎但學以爲己聖賢所言無非教
人自修之實事更須尋求聖賢本意玩味而自得之爲佳
也榦一去鄉井十有五年投老來歸百事非舊朋友凌凋
每興索居之歎反覆來求真所謂空谷足音也偶以事冗
輒先以十篇所疑者求教陳子昭亦云未及相識容訪高
隱卽圖請見草率幸亮之

答梁寧翁書 祖康

榦承惠書且言年少不謹頗以自悔今歲華峯朋友中深
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沉靜縝密可與共學每於稠人中昌

言之又問目中亦隨其是非爲之去取亦衆所共見想其間不無相忌者而追咎其已往之愆也近復見賢者甘心於寂寞之源志愈厲而情愈親故其爲說愈熾耶世俗之薄一至於此韓子所謂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也頃亦見林某一再言之亦不過付之一笑便使賢者年少自陷於子弟之過一旦翻然改悔而欲爲善顧亦何所不可而必欲嫉惡之耶又以爲恐有志於學者因是而不來其說尤可笑果有志於學又豈以其徒之未善而遂不來幹亦何賴於學者之必來而多方遷就以召致之耶其褊心狹量切切然求人之陰私而誅責之自以爲足以訐人之

過而自陷於陰險禍賊之中而不自覺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馬之踉蹌者或可以致千里低首帖耳安知非駑駘下乘耶善之與惡一反手之間耳天下亦安有不可爲善之人哉惟賢者深自改悔克已自修繼今以往凡吾所以施於家庭施於宗族閭里者各盡其道博學篤志以靜觀天下之理亦豈不足以收之桑榆而徒聽夫紛紛之議哉兩日正以不相見爲懷諸子以爲閣政之病頗篤不知今又何如耶草草幸亮之

復李汝明書 鑑

中間獲奉欵晤切觀志尚大非世俗所敢望深用歎服顧

相別怨怨爲恨人來承誨字感慰承諭敬義之旨蓋人有此良心良心者虛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只是靠着此理物之感人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旣無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旣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無所不至矣此敬義之訓自成湯制事心與太公所陳之丹書以及大易文言之旨上下千餘年間同出一意其垂教後世至精至切爲學而不由乎此則支離渙散昏惑紛擾未有得其門而入者矣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方外主事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

於事者無偏詖之病然敬該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內者乃義之根本則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承嗜學之篤下問之勤故輒詳及之榦老病益侵辭免之章再上未報不能者止自當固辭也九經之會數十人而未止亦盛矣哉其規模如何後便望示及

閒居玩理想不爲無見顧衰晚益覺爲學須是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皆不濟事更宜勉之榦兩三月來嗽疾不止腰

黃勉齋集 卷之四
三
正言堂
腹之間結成痞塊意思極不佳足下果有意於學千萬一
來與此間朋友相切磨方見底蘊不然書問之來倦甚不
能悉報無益也

翰衰病如常無足道者理義無窮歲月有限祇益懼耳足
下年少才俊於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揮灑盈幅蓋有世俗
老儒一生辛苦所莫能及者博文約禮古人爲學不過如
此然博文而不約之以禮或文雖博心淺遠而漫無分毫
知識者則去相遠矣秋水方至百川渺瀰霜降水涸涯涘
自見更冀勉之問目兩卷已草草答去楊慈湖文亦已一
觀有德者之言也惜乎其不純乎聖賢之學也病倦不暇

縷縷

與曾文仲魯仲

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窘束且宜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
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中自
有會於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泛卒無
所有也賢者以爲如何每與家兄語及昆仲病在志氣不
立未免於隨俗浮沉此爲大害更幸思之先墳望垂念遊
子遠方不勝松楸之懷

忽得建陽書疾驅以來至建寧聞先師已下世苦痛不可
堪勝哲人其萎微言將絕不但爲二十餘年恩愛之私也

榦於諸生中私恩最厚當執心喪加總服三年而後歸鄉
間書會不可復集但石粟諸友相愛之至兩年相聚雖於
其德性上亦粗覺有益而學業全未成倫緒是使人不能
無愧也方欲今歲大與整頓不意至此奈何六三哥宜一
來相慰老先師臨終之書尚拳拳及之也季亨武哥不知
可以一出否最可惜是朋友皆謹愿有志一兩年不相見
恐遂廢耳

與葉雲叟書

士龍

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闢事議
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爲妙也

吾友以幼年能力學自守爲異鄉之人所信向殊可歎服
更幸勉之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謂求放心者尤宜篤
於用工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說得不濟
事也吾友雖貧可以粗足不可太柔弱反爲人所凌辱常
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庚四哥更望勤教誨之
四郎情性比舊差勝只是輕儇浮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
勤苦好閑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榦歲晚又丐祠若得
歸便灑掃精舍不復與世交矣雲叟以隻身在仰事俯畜
之責誠不爲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爲上策
但亦須自治讀書爲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

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家間諸事粗遣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二年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今人只見携書走四方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為乞人之所為乎館地不須較所得之多寡但得安身且勤於教子亦不患無人見招暇日則且勤讀書以為根本其他皆非所當用心也忍貧讀書切已進學為祝老病日甚恐未必復相見若稍健則來秋當一至唐石也蔡一哥相見為致意鄉曲書館可以接續子弟得所矜式事親治家往來良便

如是足矣惟閑居更益厲所學為佳讀書向道乃終身事不可自廢也榦老益甚病益加奉祠得閑莫大之幸亦有朋友數人可以講習若得先師之道有傳則死且無憾矣橋記鋪敘已可讀更容潤色即以奉納也

答或人

人來承誨字陳義甚正三服敬歎安得此賢者之言哉豈亦周遊四方歷變履險加之師良友賢聞見浸廣陶冶詩什吟咏情性乃能進益至此耶頃亦嘗屢進說於尊丈之前矣或人有云榦與令叔為黨給令尊丈莫遷以遂令叔先移之計假使令叔先移於尊丈亦何損哉吾為兄長而

弟先移吾據中堂自爲家主人雖有異議我亦未嘗有毫髮之損也幹與二賢父相處三十年未嘗有一語相失握手相追逐無嫌隙相猜疑年來卻覺文至而實不孚貌親而情不隨只緣兩房互相爭競故區處其間者易使人有黨比之疑也往年先令祖違世之後令叔數過家間商量事幹或過宅中則令叔不來商議或是答人書或是喪中禮數則或人便調幹與令叔黨尊丈多過舊里幹亦數數襆被同寢情意頗密夜半睡醒則談話達旦又安知令叔不以幹爲黨尊丈耶幹無能之人縱有偏黨亦何足道但二十年親故而皆不得用其情終日相對如畏秦人偶語

之禁亦使人怏怏不樂也今因來諭請痛言之且說移居之計是何義理古人兄弟同居以相親今乃移居以相避一不可兩房各異居不知置孤寡於何地二不可先令祖締創之難死肉未寒而棄之三不可家廟書籍使誰主之四不可尊丈移此來猶有可諉者曰田園僕役之便令叔移入城又何說耶城中士大夫日相嘲毀吾乃自揭其短使人得而議之所損多矣五不可先令祖家人以爲禮法之窟今乃喧爭至是六不可前途仕宦各欲寸進今乃自暴其短七不可犯是七不可而此利彼害猶不可爲况此之移不足以害彼彼之移亦無損於我又何必嘵嘵如此

哉二賢父年各四五十矣孤寡之餘所最親者孰如兄弟
今乃相視如路人因小忿而棄懿親有人心者能無惻然
於中耶先令祖平日艱難爲子孫計今雖已歿而英靈魂
魄猶在也吾晨起焚香而拜之退而喧爭厥聲載路在廟
之靈其能安乎吾親友近聞頗工於詩精細讀棠棣之篇
而歌以諷之庶其有感乎此則二賢父之所未深思者也
若二昆仲則亦當自省榦嘗爲鄭成叔作怡閣記因辨叔
侄二字叔伯云者猶今人謂三月爲孟仲季也呼春者必
須曰孟春仲春季春未有捨春字而但言孟言仲言季也
古人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

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今人呼
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儀禮子夏曰傳云謂吾姑
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視兄
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
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
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今覺賢昆仲
畧無親敬賢叔父之心而間有相悖相侮之意胡不反而
思之彼乃吾父之同氣同出於吾祖者也今而悖之是悖
吾祖吾父也今使一哥之子悖二哥之子復悖一哥二哥
其能忍乎今請賢昆仲深思此言敬謝過於賢叔父朝夕

起敬起愛則賢叔父亦須感動曰吾兄之子敬愛於我如此我又安敢復悖其兄耶名賢之家弟悖其兄兄之子又悖其叔父下至婢僕之屬亦得以嫚罵其主之兄弟所謂詩禮安在耶榦嘗謂世間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卽吾之祖吾之父也析而爲兩榦卽兄弟也又抽而爲小枝卽子孫也爲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榦獨盛而一榦枯是兄弟相摧殘也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枝葉蓊然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使一榦一枝蹶枯則彼之蹶盛者亦不得爲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而乃

自相摧殘耶榦衰晚不才辱先令祖知愛爲最厚中心誠不能忘二賢父及賢昆仲也苟有可以效忠者無不願盡其心焉故因來教之及不勝喜幸而發其狂言幸因此心而克廣之知我罪我惟執事者實圖之也

答黃伯新

榦諸况如常無足言者但旱勢已成無可救者所幸於將旱之際急糴得米二萬石前任克積亦有二萬石接續發糴亦不至大段空乏也自覺衰老倦於應酬亟上丐祠之請不蒙俞允丐祠未允當此苦旱難於再請前面歲月無幾學之不講爲可慮也伯量諸人亦已歸矣此間亦難得

朋友講習也來教數條推測皆當自頃在臨川每見賢者所剖析義理皆明白詳審第恐於自己身上工夫有所疎畧此事須要直下承當勇猛精進若只說過不濟事也敬子李兄信道甚篤志學甚勇朱先生之門少見其比足下無衣食之累數往訪之爲益多矣朋友難得更宜勉之

建寧社倉利病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爲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鬪而輕生土壤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爲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錢其或旱及踰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群起殺人以取其禾間里爲之震駭官

吏困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爲變往者里之寄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得米五六十石賑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月至冬而輸取息二分日增月益累數千石米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倉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爲之者鄉民五六月間坐得一月之糧一月之後早禾已登場矣是以米價不至騰踊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糴之家小民不至乏食故無劫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消潛弭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其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家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數千百石者然細民之貸者則毫髮不敢有負去冬

少歉使趙公行部豪猾詭名之徒所逋甚多恐無以償遂
鼓率陳詞乞權免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觀
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索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間鄉民遂
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不得不奔走告糴於大
家大家利其告糴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而
無可糴之處較之常年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
食者百十爲群聚於大家以借禾爲名不可則徑發其廩
又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居民皇皇爲之不安崇安
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不可勝數人情如此誠非小
故雖國家法令嚴密不敢有變而患生不測可爲深慮若

社倉之制自此而廢則嗣歲之憂誠未艾也爲今之計莫
若行下本路監司委官早行措置去歲之逋必有索之之
道積年之弊必有革之之方使社倉之制旣復則建寧之
民可安事雖若微所關甚大不可不熟慮不可不早圖
銘

醱床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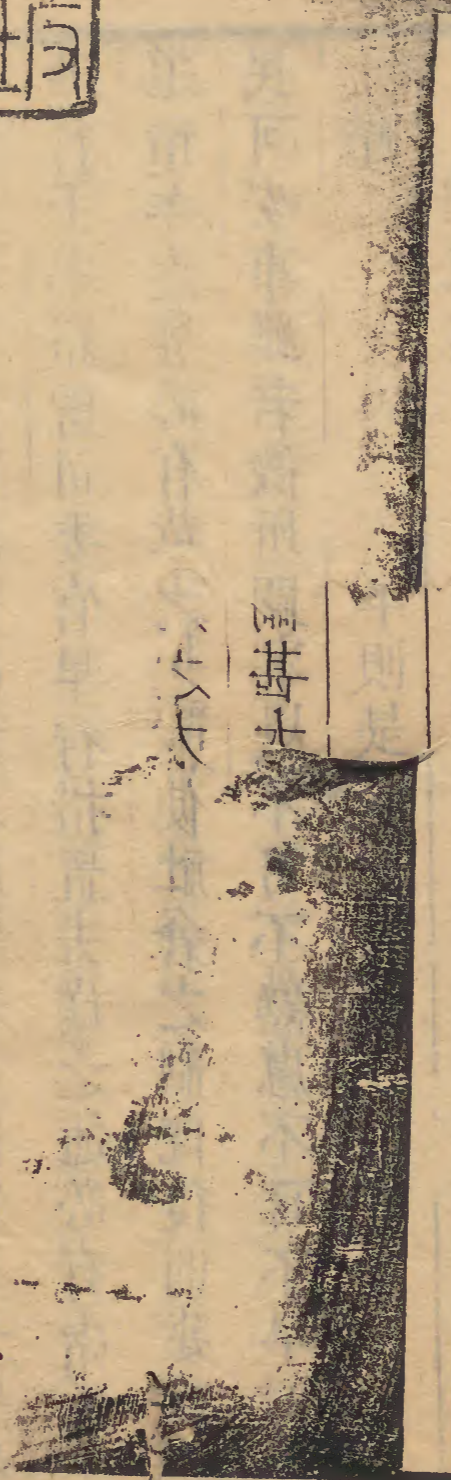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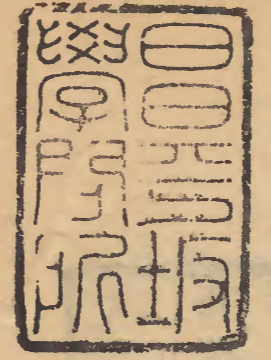
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

一綫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升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慊太溢則傾誰謂剖蚪而民
不爭其取也寧過於嗇其與也寧過於盈是又所以為不
平之平乎



其甚



